

## 春分夜访吉庆街

梅赞

春分日,昼夜等长。是时,梅花开过,樱花正盛,桃花、李花、梨花一起盛开,武汉俨然一座新花城。白天的吉庆街是睡着的,而夜灯刚打开,吉庆街就苏醒了。自吉庆街改造后,我就没来过。现在有朋自南方来,想看看吉庆街,想感受大武汉的烟火气。我正好陪同夜访吉庆街。

吉庆街,东起大智路,西至江汉路,最初仅有170米,但历史悠久,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。20世纪20年代,中国政府收回租界,是一大喜事,遂将此街重新命名为吉庆街。近百年的沧桑,见证了武汉的绝代风华。2009年改扩建后,如今的“吉庆民俗街”以原吉庆街为中心,北至京汉大道,东临大智路,西至黄石路,南到中山大道,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。按照“民俗文化,汉味美食,荆楚演绎,老街旅游”的方针,吉庆街已成为集餐饮、旅游、购物、休闲观光于一体的汉派特色民俗风情街。

打记事起,武汉的盛夏便热得纯粹。太阳一落江,余温仍炙烤着街巷,家家户户便把竹床搬到马路上,人们拿出吃食,或一盘花生、一碟毛豆、一碗猪下水,再沽一壶酒,摇着大蒲扇,边吃边喝边唠天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商品经济兴起,有头脑的人将这种盛夏的“文化”摆到地摊上,支张桌子,卤点小菜,供吃客们消暑,自己赚点小钱。吉庆街由于靠近火车站,人流量大,小摊越来越多,卖花的、唱歌的、弹琴的、擦鞋的,各式各样,形形色色,渐渐就做出了名气。加上武汉作家池莉在《来来往往》和《生活秀》中生动描写,说“吉庆街是一个鬼魅,是一个感觉,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漂泊码头;是一个大自由,是一个大解放,是一个大杂烩,一个大混乱,一个可以睁着眼睛做梦的长夜,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生活秀”,让名不见经传的吉庆街迅速出圈,成了那个年代的网红,也一度成为武汉新民俗文化的代表。

我和朋友从地铁江汉路站出站,穿过江汉路繁盛的樱花和滚滚人流,六七百米就到了吉庆街。书写着“吉庆街”的牌坊映入眼帘,两侧悬着一副对联:“吉庆照影觥樽尽生活秀,庆雨映弦歌舒展岁月稠。”进入街面,干净整洁,店铺都统一进了月棚,整齐划一的标牌,格外醒目。这与原来大不一样。我和朋友回忆,那是20多年前,一群大西北同行来武汉出差,我们带他们来吉庆街体验汉派狂野。街中间,一张张桌子横七竖八就搁在那儿,家家的地盘犬牙交错,真是寸土寸金。个个桌子前坐满人,我们好不容易才找了张空桌。点了吉庆街的招牌鸭脖、鄂菜排骨煨汤、武昌鱼、油焖大虾、香辣蟹、毛嘴卤鸡,还有炸的、烤的等等,再来几箱“行吟阁”啤酒,码在桌子旁边。当时的民间艺人最有名的“四大天王”中的“老通城”“麻雀”“拉兹”“黄瓜”轮番表演,把我们笑得前俯后仰。我们一群人吃得畅快,喝得大汗淋漓。那几个西北汉子酒量了得,一个能顶我们几个,但哪能抵挡得了武汉的热烈?他们一人一条毛巾,搭在脖子上,不时地用毛巾揩揩汗,一顿酒罢,毛巾都能拧出水来。这样热闹而野性的场景,如今只能在吉庆街边的花园里寻见——那些“弹着吉他、手握话筒”的歌唱者、“夹着小号”的说书人、“手拉风琴”的乐手,以及“仰头喝酒”“手推百货车”“擦鞋”等雕塑,将当年的市井烟火演绎得栩栩如生。

改造后的街面,“上有眺台走廊,扶手栏杆,下有宽敞门面”的旧貌还在,但像德华楼(包子)、四季美(汤包)、老通城(豆皮)、蔡林记(热干面)、汪玉霞(糕点)这样的老字号,都进了楼里的厅堂。正街面上,如果还有当年的场景,那就是露天小吃摊夜市了。不长的街面上,各种摊子分成两列,一个挨着一个,像移动的厨房。挤在小吃摊中间的人来来往往,以穿着时尚衣裙的年轻男女居多,操着南腔北调甚至洋文的不少。他们这个小摊瞅瞅,那个小摊看看。有手举着烤串边吃边走的,也有坐在小摊前撸串,吃烧烤,喝着啤酒的,怡然自得,享受生活。“来,来尝尝小龙虾吧,又肥又美的小龙虾”“武汉鸭脖,正宗的精武鸭脖”……吆喝声不断,还有鱼汤糊粉、麻辣烫、大连烤鱿鱼、长沙臭豆腐等,林林总总,吆喝声不断,从街头听到街尾,热干面的芝麻酱香、烧烤的孜然香、鱼汤粉的黑胡椒香、三鲜豆皮的油香,勾着你的味蕾,让你移不动脚步。再看那“四季美”的汤包店,几个窗口都向外开,排队的人都站到了街上;德华楼里灯火通明,映着金碧辉煌,人头攒动;汪玉霞店里的糕点琳琅满目。嗨,生意还是不错啊。

如今需要民间艺人演出搞笑助酒兴的人已不多了,不过,吉庆街里还专门打造了一个戏台,过年时开始的“年味武汉 非遗贺新春”系列民俗活动一直没断,经常有湖北大鼓、汉剧小调、楚剧、汉派小品、汉派评书等和社区居民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在此上演,一年有五十多场。人们吃着夜宵,或端着碗,或举着酒杯,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舞台看热闹,笑声不断,乐翻天。还有活动花车与展位等形式,在吉庆街展现汉绣、武汉面塑、泥塑和剪纸等非遗项目,让人们领略汉派艺术的魅力。

夜未央,人如潮。每个摊位人满为患,进出进,往住来来,吉庆街的夜越来越兴奋。那通明的灯光照着吉庆街灰色水磨石配着的红色砖墙,瓦片铺盖的弧形屋顶,尽显老汉口里份建筑的古色古香。朋友看得流连忘返,舍不得走,那我们就坐在小摊的桌子前撸串、吃烧烤、喝啤酒。朋友感慨地说,走进吉庆街,这才是具有人间烟火气的大武汉。

# 趴在窗口看汉马

熊启文

今年汉马赛程起点,依然设在沿江大道三阳路。正好在我家楼下。

立春之前,汉马系列赛·2026武汉青山迎春跑鸣枪开跑,青山江滩作为2026武汉马拉松新终点,面向跑友们正式亮相。莫非汉马,在马年里有了新变化,我心里萌发出期待。

两江四岸,三镇盛事。3月22日,阴。晨起,我推开窗,楼下沿江大道上已是熙熙攘攘,缤纷色彩令人激越。我趴在窗口过早,等待7点30分的汉马鸣枪开跑。武汉马拉松巨幅标语高悬,“我♥武汉”宣传画格外耀眼。据官方数据,2026汉马吸引来自全球69个国家和地区45万余名跑友报名,最终有3万名幸运儿中签,用奔跑“走读”江城,穿越烂漫花海,在最美赛道上共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。

江湖寻梦,不觉其远。起跑前,选手们陆续在起点汇集,现场人声鼎沸。随着动感音乐响起,选手们在主持人与志愿者的带领下做起热身运动。发令枪一响,马拉松选手竞相出发,跃马扬鞭。一阵樱花雨悄然而至,选手们在樱花雨下开跑。万马奔腾,迎着春日晨光,选手们矫健身姿绘就的流动风景线,渐渐消失在极目处……

收回目光,我点开直播,欣赏这“一城花海,两江粉黛,三镇缤纷,四桥飞虹,五湖激滟”风光大片,沉醉于樱花盛开遇上“汉马”奔腾的超燃时刻。直播画面里,赛道沿途风景很美,樱花盛开,选手们沿着长江奔跑,江风拂面,带来清新的气息。江面上船只往来穿梭,与岸边的樱花构成绝美的画卷。东湖绿道上,湖面波光粼粼,倒映着岸边的樱花和奔跑的身影,如梦如幻……

曾有文章描绘“汉马”:当选手从沿江大道跑向江汉关,左手是汉口江滩的樱花,右手是老建筑,人们会不会想象出当年码头工人忙碌的场景?跑过中山大道,会不会想到这是当年汉口城墙的位置?跑过江汉桥,会不会想起钟子期和伯牙?跑过龟山,会不会感受到三国文化的氛围?跑过长江大桥,看到黄鹤楼、

阅马场、红楼,会不会想到武昌首义的第一枪?

选手们在画中奔跑,感受着武汉的历史和现代生活。在厚重历史和现代活力交互感受中,来一场身体与心灵双重洗礼。网上观看直播,犹如欣赏一幅古今交汇的动态画卷,在观赛中体验激情挑战,尽享沿途“粉色丝带”的樱花浪漫。

今年汉马赛事主题亮出“群樱荟萃”新名片。樱花季加汉马,让马拉松不只是跑步,更成为城市的开春盛宴,简约搭配出武汉式的专属浪漫。自2023年起,武汉马拉松调整开跑时间,让赛事与樱花季相遇,让奔跑与繁花同频。今年,汉马打造“樱花赛道”4.0版,悠长赛道串联起数十处樱花打卡点,全线樱花、海棠总量接近4000株。全新落成的青山江滩终点区域,有一条近千米的“樱花跑道”,彩绘樱花图案绵延铺展,与路旁新植樱花树相映成趣。

樱花的浪漫远不止于此。从江滩到绿道,从繁花到地标,奔跑的身影与春日盛景交相辉映。武汉马拉松以奔跑为笔、樱花为媒,向世界展示武汉日新月异、现代化城市风貌、斑斓多彩的文化内涵,兼收并蓄的人文胸襟。

近些年,马拉松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盛行。科学数据显示,长期坚持跑步的人群免疫力更强,慢性病发病率更低。我的好友红贵热衷于跑马拉松,一年奔赴各地参加五六场比赛。他现身说法,讲述跑马拉松多样好处,既有益身心健康,克服恐惧和挑战极限,又能增加社交圈,提升成就感和满足感,在奔跑中享受自然风光和宁静的环境。

众多马拉松赛事中,武汉马拉松以其独特本色,成为跑步爱好者心中年度必跑赛事。汉马的历史可回溯至2016年。初期的汉马以组织精致和江湖风情吸引国内外众多跑者的目光。武汉凭借悠久历史和居中区位,赛事的第一届亮相便获成功,向外界展示江城的文化底蕴和城市活力。短短几

年,已经发展成每年吸引数万跑者的大赛。

那是一条昂扬向上的曲线——参赛人数屡创新高,赛事组织年年优化,多项赛事指标抬升,汉马的名声响当当,被誉为“穿越江湖的奔跑”。从三阳路起,武汉马拉松赛道宛如一条蜿蜒在花海中的丝带,串联起江城的繁春盛景。今年比赛线路串联起江岸、江汉、硚口、汉阳、武昌、洪山、青山七大中心城区。选手在赛道上流动,沿途跑过的每一栋建筑、每一片绿地,都在故事里添上脚注。赛道化作英雄城市的“导览图”,所经之处成为城市文化IP的动态展演。

有网友问:“为什么会超45万人报名汉马?”答案是:在武汉,一场马拉松背后是一座城市的大力支持。为了迎接天下跑者,赛道沿线增设数十个音乐加油站,汉阳高龙、楚舞战鼓、汉派民谣、民俗表演为跑友奉上穿越古今的音乐盛宴。沿途补给品种繁多,除了充足的纯净水、能量胶等产品之外,还设置了热干面、樱花饼、肉圆子、藕夹等补给点,让跑者在比赛中也能尝到武汉特色美食。终点在青山江滩,跑完后还可以喝一杯樱花饮品,畅游东湖樱花园。

武汉素有“大学之城”美誉,在去年汉马名校团队挑战赛中,除国内高校学子踊跃参与,意大利都灵大学代表队也派员参加角逐,与京、汉、川、渝、浙五地国内高校同台竞技。今年,汉马名校团队挑战赛迎来31所中外高校组队角逐。既有武大、华科大等本土高校持续相伴,也有复旦、上交、西交、中科大、港大以及巴西圣保罗大学、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等国外高校参与。赛事设置精彩的多元文化大比拼,展开校园精神和文化交流,用青春展示大学之城的活力。以赛促交流,以跑结友谊,让比赛变成国际舞台上的武汉文旅名片。

趴在窗口放眼量,我的心也跟着跑了起来——跑在英雄城市的磅礴气势里,跑在山水花城的温柔诗意间,跑出龙马精神,跑出新时期。

## 告别一把旧雨伞

喻之

这是一把在我家服役超过20年的雨伞。

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05年的夏天,在循礼门学习期间,在附近的天堂伞店,在众多的红色格纹雨伞里,我选中了它,我记得当时的售价是:18元。事实证明,精挑细选后喜欢的东西,到后来,哪怕它旧了,每次拿出来时,还是会心里闪过“嗯,好看!”的念头,甚至在看向它的时候面带微笑。

我记得那天中午,我和同学在循礼门路口的永和大王吃午饭,明晃晃的太阳在落地玻璃窗外闪烁,风缭乱,吹动行道树的枝丫,也吹动女孩子们的裙子,我们俩正说着笑着,猛一抬头,看到窗外一个男人死死地盯着我们,他背着一个比他个子还要高出许多的牛仔帆布包,手里还拎着两个包。不远处就是新华路长途客运站,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大客车发往全国各地。他皮肤黝黑,两只眼睛像两个深洞,仅仅一眼,就差不多令我魂飞魄散,我低着头,甚至都不敢做出更大幅度的动作,小声对同学说:“窗外有个人,好吓人。”同学飞快瞟了一眼,说:“嗯,是有点。”但她很快又瞟了一眼,疑惑地说:“他也许是饿了。”同学在城市长大,显然比我更了解人,听到她这么说,我鼓起勇气抬起头,迟疑着朝窗外看去,确实,也许,他没有恶意,只是饿了。“人饿了的时候看见吃的是那样。”——同学又补充了一句。我立即明白,可能他除了盘缠,兜里所剩无几了。我买了份春卷(为什么是春卷?如果是现在,我会给他买几个包子),和同学一起送给了他,他紧张、惊讶,又感动,因为他毕竟不是叫花子,不是流浪汉,只是一个盘缠紧张的普通人,但他也立即接受了我们的好意,迅速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,接过盘子,一下,仅仅一个动作,就把春卷扫到了撑开的衣襟里,然后吃力地拎起包裹,走到拐角的那一面去了——他一定不想我们看见他狼吞虎咽。吃完饭,我俩很感慨,在附近逛了逛,看到那家伞店,便走进去买了这把伞。

那以后,我还买过好几把雨伞。一把接近白色的淡淡蓝紫泛珠光的雨伞,当时的房东说,好看,摇摇易折,皎皎易污。这句话我记住了,但后来才发现,皎皎易污不好说,但摇摇易折好像不对,像竹子这样柔韧的东西才不容易折断,纵观历史,墙头草一直活得更好。那把雨伞最后被我丢失在从村里去往汉口的巴士上,那天,我去参加同学聚会,车太早了,几个小时到达汉口青年路时,天还没亮,迷迷糊糊中,我把雨伞落在了座位与车厢间的夹缝里。

我还买过一把新绿色的直柄雨伞,颜色真惹人怜爱,教人无端地就生出欢喜,喜欢按下自动开关后,它便嘭的一声打开——我很喜欢这个声音,因此,乐此不疲地开、关、开,更可爱的是,它也不坏。最后这把伞,在一个下雨天,我放在防盗门把手上晾干,大概是哪位邻居家的访客,正愁下雨天不留客,顺走了。

最喜欢的是那把,淡蓝色长柄遮阳伞,伞好娇情,做足了姿态,直直的手柄,柄上有绳结,结上还串了珠子——当然是木质的。极淡的蓝色里衬,上罩一层薄纱,纱上绣褐色、金色、暗绿色的缠枝纹。那时候,我有一件接近颜色的韩式掐腰吊带裙(我穿的时候还是配了白色蕾丝坎肩),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,伞是绣花的,裙子是印花的,伞上的色彩略微丰富一些,裙子是淡蓝色印白色细碎花瓣。那件裙子配那把伞。那时候是真年轻,关键是自己知道自己年轻,也知道自己的每一步都走在一地的眼珠子。这把伞的防晒功能其实并不好,它的特点就是好看、麻烦,人愿意麻烦的时候,都是心情很好的时候,所以这把伞上慢慢镌刻了许多新龄,要拿它的时候,还得好好打扮一下,提一口气呢。等下一个夏天来临的时候,我想起自己还有这把伞,可是,怎么也找不到了,茫然坐在窗前想了好半天,毫无头绪,不觉叫人怅然:这么喜欢的伞丢了,我竟然不知道它丢在了哪儿。

后来,网购时代开启,少了在实体店拿、触、摸、闻、颠来倒去的比较,买伞自然就少了很多细节的考量,没有那么多的快乐,也就不可能那么合心意。比如那个深色雨伞,我还以为它会很酷,但却是互联网量产的结果,质地和色彩差很多。我换过好几个单位,每个单位都会有三四位男士用那个款式的伞,随时要提防被拿错伞的尴尬,更要谨防的是那些好奇心爆棚的中年女同事,悄悄凑到你耳边,小声道,某某某昨天晚上借了你一把伞?于是,我只好迅速把那把伞处理掉了。

说起来,这些雨伞,喜欢的和不喜欢的,最多也不过陪了我三五年,倒是这把红色格纹伞,竟然神奇般地陪了我二十余年,其间,它也曾消失过,一两年,数个月,我为它丢了,我只有一点惋惜,但最后它又出现了,在旧电脑包的夹层,在储物柜的深处,还是叠得整整齐齐,一副小小巧巧的模样,于是我又满怀欣喜地把它拿出来使用了。现在,它的骨架已略微生锈,每次撑开时都要小心夹到手指,塑胶伞祥子已经风化,破裂碎掉了,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纱,但扣子还在,教你不得不感叹它生命的顽强。用伞来喻人或世情,实在俗气,但一段缘分长达二十余年,总教你不得不肃然起敬,我想,我再也不会弄丢它了,我把它折好,扎好,放在柜子的深处。

## 遇见龟山樱雪

李黎



花雨(套色木刻画版)

陈玉平 作

三月,最松弛的抵达方式,是与三两老友拾级而上,在龟山南门的樱花栈道,寻一片樱雪海。

暖风掀起衣角,也吹散了喧嚣。龟山电视塔静静矗立,俯瞰着坡地。福建山樱、飞寒樱、华中樱肆意盛放,一树树繁花流光溢彩,像清晨第一抹霞光,坠入粉色梦境。

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。有风吹过,一场樱花雨纷纷扬扬,漫天飞舞,落在肩上,落在发间。粉色的花瓣在空中盘旋而下,姿态决绝而又轻盈,仿佛要以这纵身一跃,代替整座城市完成对春天的告别。

我蹲在树下,为老同学定格春天的瞬间。她们对着镜头比心,眉眼弯弯。拍完照,一片花瓣轻轻落到我额前,能感受到一丝微凉。就在这时,站在身旁的秀忽然轻声说道:“以前在武大的樱花大道,我们是不是也这样拍过?”

尘封的记忆,被瞬间点亮,时光被拉回三十年前。那年,也是这样春和景明

的日子,也是这样的樱花雨。我们一起去翘课去武大看樱花,几个人凑钱买了一卷柯达彩色胶卷,一路嬉笑着不停拍照。我们以为日子很长,长到足够我们挥霍每一个明天,长到那些欢笑与陪伴永远不会缺席。

如今,唯有樱花,寂寞如雪。三十年前的故人,有的去了远方,有的多年未见,有的再也见不到了。唯有这樱花,年年准时赴约,不问物是人非,只管把整个春天叫醒。

拍完照,我们在石阶上坐下。身后,是高大的电视塔,脚下,是沉默的龟山石。石多土少,草木却生得倔强。三国遗迹隐于松柏间,鲁肃冢、古碑残字,皆被岁月磨平。那些曾经扼守江山的人,他们的功业与权谋,终究归于尘土,与山石同色。唯有樱花根系穿石而过,为这片沉寂的土地,添上新的温柔。时间的残忍与成全,大抵如此。它将坚硬化作柔软,也将喧嚣归于沉寂,唯留花开花落,江流不息。